

## 军旅点滴

我知道,这一别,或许很难再见,但他们教会我的东西,会陪着我走过往后的岁岁年年,成为我回望这段岁月时最厚重、最温暖的底色。

## 那一天,我没忍住泪

■董庆月

目送退役老兵一一登车,望着营门外渐渐远去的车影,我的泪水毫无征兆地漫出眼眶。

风卷着大西北的沙粒扑在脸上,混着泪,竟生出几分滚烫的暖意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身影,随着这阵风,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最先想起的,是教导员雷磊。他平日少言,眼神却沉静,能接住你所有慌乱。有段日子,我心里堵着事,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,照常执勤训练,照常与战友说笑。直到他来我们中队蹲点。吃过晚饭,他把我叫到办公室,神情平静地说了一句:“出去走走。”我们便沿着营区跑道走了一圈又一圈。路侧是一排高大的榆树,枝叶在晚风中轻轻摇曳,月光淡淡地洒在地上,四周寂静,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在夜色中有节奏地回响。

走了不知多久,教导员才开口:“庆月,你心里肯定藏了很多事吧,即使你什么都不说,平时总是笑呵呵的。”这句话,瞬间击溃了我的伪装。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他是懂我的——尽管我们之间最长的交谈也不过是刚下队时,他找我们每名新兵单独聊的那一次。他不讲大道理,只是笑着说起自己刚当兵时的趣事,说起戈壁刮不完的风,说起哨位那一抹清亮的月光。终于,我忍不住将心底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。等我倾诉完,他才缓缓开口,给我分析问题、给我鼓励,眼神里满是理解和包容。从那以后,只要他来中队蹲点,便会叫上我出去走走。营区的路,我们来回走过许多遍。他常说:“当兵的日子,若是底色,但熬过去,每一滴汗水都会变成金子。”他的话,像一粒种子,在我心里生了根。

泪光里,另一个身影也随之清晰起来——股长吴斌斌。我喜欢在训练之余写作,发表过几首小诗。股长翻阅我的稿件,认真地说:“少了点军营的味道。别去找他人眼里定义好的美。军营里最动人的东西,往往是你自己在某个瞬间发现的。”

股长成了我笨拙探索路上最耐心的引路人。他会给我布置最简单的“命题作文”:写训练场上的汗水、哨位上的月亮,写新兵拉练时战友递过来的压缩饼干、器械场上手掌磨破一层又一层的战友……

我开始被股长引导着,将目光投向身边的人和事。写清晨出操时天边的朝霞和夜晚站岗时耳边的风;写第一次实弹射击后,看着靶纸上小小的弹洞,那混合着兴奋与后怕的颤抖;写5公里武装越野最后几百米,战友从后面推着我往前时,那沉重的呼吸和简短的“加油”……每写完一篇,我都会第一时间拿给他看。那些时刻,两个异乡人因为几句笨拙的诗,共享着一份滚烫的认同。

有一次,股长摩挲着茶杯,缓缓地对我说:“文字很奇妙。它能帮你藏起一些心事,但更重要的是,当你把它对准生活、真诚地挖掘和记录时,它自己就能生出力量,一种让你更坚韧、也让读到的人感到温暖和共鸣的力量。”我会努力地去看、去感受军营里的点点滴滴,用文字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。随着一篇篇作品逐渐成型,我惊喜地发现,那些曾经被我忽视的,都化作笔下最生动、最真实的情感。我也渐渐明白,股长所说的军营里动人的东西,正藏在平凡的细节之中。

日子像戈壁滩上的风,一吹就是好几年。退役仪式结束了,我本来绷住了泪,可当他们的的身影在我身边消失,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。

其实不只是他们,那些一同摸爬滚打、朝夕相处的老兵,每一个身影都刻在了我的心房。我知道,这一别,或许很难再见,但他们教会我的东西,会陪着我走过往后的岁岁年年,成为我回望这段岁月时最厚重、最温暖的底色。

风过白杨,声如潮涌。那是他们,也是我们共同的回响。

这份沉重,反复撕扯着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可他从未后悔,因为军装在身,使命在肩,守护万家灯火,本就是他的初心。

## 国防纪事

手机屏幕亮起,战友叶佳富的微信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心底——他的母亲于2025年12月28日,因病与世长辞。指尖划过文字,我久久无法平静,仿佛能透过屏幕,看见那个从贵州省赫章县大山里走出来的硬汉子,正独自承受着锥心之痛,在漫漫长夜里熬过一个又一个难眠的时刻。

2025年他休假回家,几乎所有时间都在陪母亲看病。从赫章县的乡镇医院到外省市的三甲医院,辗转奔波的脚步里,藏着他对母亲最深的牵挂。病房里,他守在病床前喂水喂饭,把军人的坚韧化作细致的陪伴;走廊上,他对着检查报告眉头紧锁,偷偷抹掉眼角的疲惫与焦虑。那时的他,满心都是期盼,以为手术成功后,母亲就能慢慢好起来。可命运的重击让他猝不及防,离别来得如此仓促。

我所认识的叶佳富,把青春与热血献给了挚爱的军营,如一部写满坎坷与倔强的励志书。从贫瘠的大山走出,带着刻在骨子里的韧劲穿上军装,演训场上摸爬滚打,边防线上日夜坚守,让他蜕变成钢铁战士。可在亲情面前,这名获得许多荣誉的军人,藏着无法弥补的遗憾。这几年,父母相继离世,两次丧亲之痛接连砸在他身上。这份沉重,反复撕扯着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可他从未后悔,因为军装在身,使命在肩,守护万家灯火,本就是他的初心。

我与叶佳富的情谊,不需要太多言语来维系。战友情,不同于亲情的血脉相连,不同于友情的朝夕相伴,是在军营一起摸爬滚打,一起顶风冒雨,一起坚守初心,一起奔赴使命沉淀下的缘分。这份情谊,刻在骨子里,融在血液里,不因距离改变而疏远,不因岁月流转而淡忘。

我们同在2014年秋穿上军装,离开贵州,开启同样滚烫的军旅青春。他以身为盾,在演训比武的沙场挥洒汗水;我以笔为枪,在新闻宣传的阵地笔耕不辍。我们就像两根并肩生长的竹子,各自扎根拔节,始终彼此守望。2020年春,我们同时从西藏回到贵州休假,他第一次从赫章县专程来贞丰县看我。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。我跟他讲熬夜撰写稿件的煎熬,讲作品在报刊发表时的欣喜;他给我讲边防管控任务中独自坚守的孤寂,讲训练中的疼痛与坚持。

那个春天的相见,热烈而短暂。他在贞丰待了3天,我们站在北盘江大峡谷的观景台,看江水奔腾不息,看两岸群山巍峨,听山风穿过峡谷的呼啸;漫步双乳峰下,看春日的阳光洒在青山绿水间,看漫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,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;穿梭在贞丰的老街小巷,看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,看市井烟火气在街头巷尾弥漫。那时的我们,都还年轻,以为岁月漫长,以为相聚常有,以为人生只会一路向前,满是光明与希望。

那次备战国际军事技能比武,是叶佳富军旅生涯中刻骨铭心的挑战。从一名滑雪新手到代表国家出征的参赛队员,他只用了短短43天。这43天里,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伤痛:肋骨被撞断两根,昏迷醒来后稍作休整,便再次站上训练场;双膝半月板严重磨损,靠着护膝勉强支撑,一步步挪动双腿;胫骨轻微骨折,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,却从未停下训练的脚步。

高原训练场,寒风呼啸,冰雪刺骨。他一遍遍练习滑雪技能,摔倒了立刻爬起来,身上的雪还没拍干净,便投入到下一轮训练中。集中淘汰训练中,他咬牙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,把疼痛咽进肚子里,把疲惫甩在身后,把对胜利的渴望刻在每一次起跑、每一次

跳跃、每一次冲刺里。最终,他和战友在国际赛场奋勇拼搏,取得优异成绩,为祖国赢得荣誉。

立功喜报送达他的家中,他特意给我发来视频。镜头前,他的父母捧着喜报,脸上满是骄傲与欣慰,朴实的笑容里,藏着对儿子最深的期许与疼爱。

2023年秋,我脱下穿了9年的军装,告别热烈的军营,回到故乡贞丰。退役后的日子,忙碌而充实,我依旧与文字为伴,写故乡的山水草木,写军旅的难忘记忆,写生活里的细碎美好。

2024年春,在家休假的叶佳富再一次来贞丰看我。他骑着摩托车奔波数百公里,出现在我面前时,身上还带着山间的寒气和旅途的风尘,头发凌乱,眼神依旧明亮。

我们在小店吃着故乡美食,聊着对未来的期许。可就在他到达贞丰的第二天,一通急促的电话打破了平静——他的父亲骑三轮车时不慎摔倒,伤势严重。接到电话的那一刻,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,眼神里满是焦急与担忧。他来不及多说什么,匆匆收拾行囊,便火急火燎地往回赶。

那些天,我时常给他打电话、发信息,询问他父亲的病情,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“一切都好,别担心”。我分明听出他声音里的疲惫。他从来都习惯自己扛下所有压力和痛苦,不愿让身边人替他操心。

送父亲到贵阳医治几天后,部队有紧急任务,他二话没说,返回部队。没多久,他随部队赴外地参加伞降训练。本想顺利完成训练任务后,立刻请假回家陪伴父亲,可他怎么也没想到,这一别,竟是永别。

训练期间,他接到家里的电话,父亲因腿脚不便,上厕所时再次摔倒,经全力抢救无效,不幸离世。我无法想象他的悲痛与绝望。他是不惧生死、不畏强敌的军人,可在亲情面前,他只

## 战友不哭

■曾云

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,一个再也得不到父爱的普通人。经组织批准,他火速赶回赫章,回到了那个再也没有父亲等候的家。

那年的5月,风中带着些许燥热,却吹不散他的悲伤。我刚买车,驾驶技术还很生疏,得知消息后,立刻驾车赶往他家,前去悼念他的父亲。

村里的白事,简单而庄重。叶佳富穿着素衣,忙前忙后地打理父亲的后事。他眼神空洞,脸上满是疲惫与憔悴,眼角的红血丝藏不住连日的操劳与悲痛。他见到我,只是轻轻点了点头,低声说“自己找地方坐,我要去处理一些事情”,便转身继续忙碌。在他家待了大约3个小时,便道别离开——我知道,他有太多事要忙,我的停留或许只会给他添乱。

那之后,我们各自回归忙碌的生活。偶尔的联系,也都是有事相告,没有太多寒暄。他依旧坚守在部队,只是心里多了一份对父亲永远的遗憾。他曾跟我谈,想带着父亲的骨灰乘坐飞机去一趟北京天安门,拍一张合影,圆父亲一个心愿。我劝他,带着父亲的遗像过去,拍一张全家福。他沉默着点点头。

结婚前夕,我特意给叶佳富打了电话,邀约他休假来参加我的婚礼。电话那头的他,满心欢喜,当即承诺一定会来。训练任务接踵而至,他的休假时间延后,最终没能赶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懂他,懂一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。收到他在远方的祝福,便已足够。

军旅为契,让我们在最好的年华相识相知,把一片赤诚献给军营;岁月为友,让我们在风雨中相守相望,把深厚的情谊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战友不哭,愿明亮的日子抚平他内心的伤痕,愿我们的战友跨越千山万水温暖相伴,愿我们勇敢奔赴梦想,总有一天,能在时光里遇见属于自己的花开。

军嫂菜

■向贤彪

## 一瓣心香

一位美食家说:“人走南闯北,从这里搬到那里,人老了,食物不老。”诚哉斯言。我们这一代人把青春献给了军营,如今步入老年,回忆在部队丝丝缕缕的往事时,常想起军嫂们做的那些菜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当年在团机关,除了几次探亲回老家过年外,余下的年份我都是在部队度过。被团领导和机关干部接到家里,吃一顿军嫂做的年夜饭,让我一饱口福,留下深刻印象。

团政治处组织股干事蒋庆祝和爱人都是湖南人,家在湘黔交界,喜欢吃酸辣食品,如醉肉、醉海椒、醉萝卜、醉芋头丝等。嫂子打小就跟母亲学厨艺,做得一手地道的醉味菜。

那一年,嫂子来部队探亲,大年初一邀请我到家里做客。她拿出从老家带来的醉猪肉、醉香肠、醉海椒,做了满满一桌醉味菜。一道道醉味菜色泽鲜亮、酸辣开胃,是拌面和米饭的最佳搭档。特别是用醉海椒炒土豆丝、煮活鱼,更是鲜美无比。嫂子说,醉味菜的灵魂是醉海椒。要精选肉厚、籽少、辣味适中的二荆条,慢慢剁细,再加入食盐、花椒粉、炒香的大米粉拌匀,然后放入封闭的坛子里发酵。待一个月后,一坛香味扑鼻的醉海椒就做好了。用它来烹制菜肴,色香味俱佳,谁都能难逃它的诱惑。这醉味是家乡的味道,是乡愁的味道。

团司令部管理股股长李玉寨的爱人齐大姐是河南人,生长在小麦之乡,打小喜欢吃面食、做面食。平日里,我们偶尔误了饭点,齐大姐会给我们做手擀面或面疙瘩汤。一次,我患了感冒,吃了齐大姐做的香辣面疙瘩汤,直呼“好吃、过瘾”,感冒也好了大半。齐大姐说:“这面疙瘩汤不算什么,待备好食材,我给你们做地道的河南胡辣汤。”

转眼到了1979年春节。大年初四,时任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的我,带着电影组到离团部20多公里的一个连队放电影,准备返回时已是深夜。寒风裹着大雪,路面结冰湿滑,汽车像蜗牛一样缓缓爬行。没多想,汽车抛锚,“趴窝”在路上。我和放映员小赖走了一里多山路,找到附近一个木材检查站,借用他们的电话向家里报告情况。李玉寨股长接到救援电话后,

迅疾带车来接应我们。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,我们才回到团部。

正当我们准备回宿舍休息时,李股长拦住我们说:“我家属做了宵夜,到家里吃点东西再回去休息吧!”此时,我们才感到又冷又饿,便跟随李股长来到他家。刚落座,齐大姐就端上来一个大盆,香味扑鼻。她热情地说:“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胡辣汤。老李说你们晚上困在山路上,一定遭了不少罪,赶紧多喝点暖和暖和。”

齐大姐为每个人盛满一碗胡辣汤,再淋上几滴麻油、香醋。我们双手捧碗,沿着碗边吸溜一口,醇厚热乎的汤汁夹杂着微辣的胡椒粉香味,自喉滑入胃里,暖意慢慢晕开,驱散了寒气 and 饥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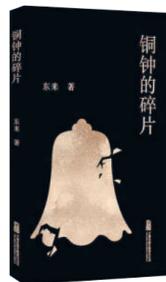
从烹制到端上餐桌,这锅胡辣汤花费了齐大姐不少时间。牛骨汤配上胡椒、草果、丁香、肉蔻等调味品,文火熬煮至浓郁奶白色,再加入木耳、海带、地瓜粉条慢炖,起锅时撒上香菜、香葱。寒夜的胡辣汤,炖着浓浓的乡情与烟火,让我们体味到融入汤中的温情与包容。

那年除夕,团政治处副主任李宪连向我们发出邀请:“大年初二晚上都到我家来,让丙医生给你们做几道菜,尝尝她的手艺。”丙医生名叫丙鲁艺,是李副主任的爱人,也是我们团卫生队的军医。她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,平日像大姐一样关心我们,问寒问暖,无微不至。那年春节前夕,她与丈夫商量,大年初一在家陪父母,初二就到部队过年,做几道菜犒劳我们。

为做好那桌年夜饭,丙医生从家里带回一大堆食材,到部队后顾不上休息,一直在厨房备菜。晚饭时分,摆满满一桌子菜。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,有平日难得吃到的蘑菇炖鸡、蒜蓉炒腊肉、酸汤鱼、拔丝苹果……当然,最出彩的得数热气腾腾的饺子。我夹起一个晶莹剔透、表皮泛绿的饺子,一口咬下,是荠菜馅的。再咬一口,一枚5分硬币露了出来。“我中彩了!”顿时,我高兴得想跳起来。李副主任和丙医生笑着为我送上祝福:“祝你新的一年好事连连!”

军嫂们做的这些菜,也许并不高档,却盛满情谊、蕴涵深意,让我感受到纯真的战友之情,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我给它取名“军嫂菜”——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菜,是暖胃暖心、让人长相思的菜。

## 读有所得



东来的抗战诗集《铜钟的碎片》,由1首长诗《蓝蝴蝶》和14首短诗组成,情思饱满,具有历史质感和时代精神,给人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。

长诗《蓝蝴蝶》中,蓝色精魂伸展着诗意的翅膀,携历史精神和民族信念翩翩而来:“因为得到历史的重托和养护/我仍然可以起飞,依然可以飞翔/在时光打磨、潜心等待的岁月中/完成了又一次的涅槃/在时光流转、万物成熟的第七十九个秋天/我重生了,飞翔了,穿越了/我将重新翻开历史的一页/告诉后人那个年代的一些真相”。1932年,国际联盟派遣团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之际,以中共党员阮天民为首的沈阳9位爱国志士,自发秘密组成“国际外交爱国小组”,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。一个蓝布袋里的文字证词材料,在诗人的笔下幻化为一枚“蓝蝴蝶”,穿过漫长时空,重现历史真相。

## 心有烈焰燃烧

——抗战诗集《铜钟的碎片》读后

■邢海珍

“蓝蝴蝶”是长诗的核心意象,是长诗整体结构的关键,把1500行的浩瀚风云凝为一体,充盈着诗人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。

东来的诗,深深地扎根于历史土壤,源自滔滔不绝的历史洪流。他对白山黑水的抗战壮举深怀敬意,写出咏唱抗日英雄的诗篇,读来如心有烈焰燃烧。

“飘在天上的云朵,一团洁白的棉絮/我向往它的暖意,想拥来御寒/它二月里来、二月里走,我追寻它的踪迹/当它最后出现在濛江三道弯林中/已是满身鲜血,躺在英雄的怀里/确切说,躺在英雄的腹中/我惊叹它的归宿,竟如此悲壮/仰望星空,几乎看不到它的集结/仅有的几块,已被夕阳染成紫色/我崇拜它的力量,在黑水白山的暗夜/用来抵挡侵略者最后的子弹”。这首二月里最后的棉絮,歌颂的是抗联英雄杨靖宇。诗歌将英雄魂中的棉絮比作天上的云朵,既有自然物象的寄托,更有英雄豪气的凸显,形成立体多元的诗意表达。英雄已经远去,后来者用这最后的棉絮“擦拭自己需要净化的灵魂”,把诗的境界推向一种高度。

在诗集的序言中,东来说:“到了八女投江遗址纪念馆,眺望乌斯浑河,一不留神从高高的堤岸摔到河滩上,胳膊上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,半天没喘过气来,至今留下伤疤。”东来把历史和现实聚拢在一起,呈现了“与历史重逢”的诗歌话题:“我于惊觉中被倒错的光阴绊倒/跌入历经沧桑的河床/岸柳吐着血沫询问:为何来得这样晚、又这样匆忙/我无言以对/作为军人,我生得太迟/作为诗人,又来得太晚/这战火硝烟之外、头破血流的跌落/似冥冥之中,八女对我的棒喝”。在《我于八女投江处与历史重逢》中,身体的伤痛接通了心灵的伤痛,历史的警示蕴藏在字里行间。

反思历史,警醒未来。品读这些诗作,我们真切感受到浓郁的英雄主义情愫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。历史记忆需要不断唤醒,民族精神需要代代传承。正如诗中那只“蓝蝴蝶”,从历史深处飞来,又向未来飞去,寓意重生与希望,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。

版式设计:扈硕



热血忠诚



马到成功

问 田篆刻



家 园(中国画)

江怀运作